

语言符号



社会文化

YUYANFUHAO YU SHEHUIWENHUA

厦门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 编

● 福建人民出版社 ●

语言符号与社会文化

厦门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 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6年·福州

语言符号与社会文化

YUYAN FUHAO YU SHEHUI WENHUA

厦门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 编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 59 号)

福建省地质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9.125 印张 4 插页 200 千字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7—211—02585—9

G·1752 定价：9.5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语言是表达观念的一种符号系统，它既是文化的一种重要载体，同时又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涵盖的范围很广，它既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思维定势和情感方式，也指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交际方式，如共同的生活习惯、风俗、言谈举止等。索绪尔指出：符号学是一门研究社会中符号生命的科学，语言是符号学中最重要符号。因而，语言符号与社会文化之间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两者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

由于语言能够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语言符号为一个民族提供了一种丰富的表达手段，这样，一种语言中的词汇就必不可少地带有文化内涵。一种语言的词汇系统，如单词、成语，记载了一个民族的社会文化，透过这一词汇系统，我们可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一个民族的社会文化。这为我们的语言研究与教学提供了很好的材料；为外语教师和学生展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天地。

同样，语言符号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也反映在文学作品上。文学是一门语言的艺术，免不了要与社会文化发生密切的联系。一个民族的社会文化反映了这个民族的价值观、审美观、阅读思维定势、情感心理等，而这些因素正是一个文学流派、一部文学作品产生的条件。要诠释一部文学作品，就必须了

解作品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同时了解这种语言独特的表达方式。因此，语言符号与社会文化的研究为外国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展示了一个新的视野。

在外语教学中，我们意识到语言符号与社会文化相关的重要性。文化的差异对中国学生的外语学习影响很大。例如，英汉词汇系统中词汇项包含的文化内涵存在着差异，如果从汉语词汇的文化内涵去理解英语词汇的文化内涵，就会产生文化误解。外语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外语交际能力，根据现代语言学的观点，交际能力指语言规则的掌握和文化习惯的内化。如果对目的语的文化习惯缺乏了解，就会说出语法正确但不合时宜的话来。单凭词汇、语法的学习不足以形成真正的言语交际能力；同样，单凭了解文化知识也不足以形成跨文化交际能力。因此，外语教学必须顾及两方面。特别是中国学生在初学外语时，免不了用中国的文化背景去理解和使用外语，因而容易形成不得体的过渡语(interlanguage)。可见，语言符号与社会文化的研究对外语教学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于语言与文化的研究，早在19世纪，德国语言学家洪堡德(W. V. Humboldt)就认识到语言结构和人类精神的关系。到了20世纪，索绪尔区分了“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指出：“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常会在它的语言中有所反应；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构成民族的也正是语言。”与此同时，在美国和英国，有许多语言学家也在进行语言与文化的研究。在我国，罗常培先生也在1950年发表了中国第一部这一方面的研究专著《语言与文化》。到了今天，随着各国、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日益扩大，语言与文化的研究也朝着多语、多元文化的方向发展

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本书主要是厦门大学外文系十多位教师利用教学之余撰写的文章，他们大多是从事外语教学多年的语言工作者。在立论方面，他们不仅参考了国内外权威性的论著，而且结合各自多年的教学和科研的实践，阐明了语言符号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揭示了相关的现象。本书既有宏观的探测，又有微观的审视，许多文章是从社会文化背景入手，探讨、解释英、法、俄、日和汉语等具体语言现象，分别从词汇、翻译、交际、词典学、文学等方面考察语言符号与社会文化的密切关系。

语言符号与社会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本书中提出的各种观点和解释，仅作抛砖引玉之用。由于水平的限制，书中难免有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在本书组稿期间，冯寿农、刘凯芳、杨信彰、吴建平、黄训经等老师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向他们致以真诚的谢意。

在本书得以付梓之际，我们在此谨向福建人民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此书是难以面世的。

厦门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

1995年12月

目 录

前言	1
----------	---

现代语言学的研究历程

——兼论语言与社会、文化的研究	连淑能 (1)
-----------------------	---------

世界主要语言和几种语言分类法	陈敦全 (32)
----------------------	----------

✓ 语言与文化的社会符号学研究	杨信彰 (56)
-----------------------	----------

交际符号学刍议

——机制与功能	冯寿农 (68)
---------------	----------

西方现代派作家在语言上的超越	冯寿农 (81)
----------------------	----------

关于文学单位研究的诸问题

——文学结构与语言结构异同初探	苏 敏 (101)
-----------------------	-----------

✓ 西方反主流文化的沿革与英语新词	刘凯芳 (120)
-------------------------	-----------

✓ 西方流行音乐与英语新词	刘凯芳 (135)
---------------------	-----------

双语词典编纂中的文化问题	吴建平 (148)
--------------------	-----------

普通英汉词典与文化信息	陈 菁 (165)
-------------------	-----------

法语“共有文化载体词”的几个基本特征	胡 佳 (178)
--------------------------	-----------

透视语言认识多元的日本文化	林娟娟 (198)
---------------------	-----------

论日本的季节文化	熊泽民 (208)
----------------	-----------

✓ 英语委婉语的文化色彩	郑宗武 (219)
--------------------	-----------

✓ 英美文化在习语里的反映	骆世平 (231)
---------------------	-----------

中西跨文化交际与口译技巧	张建欣 (240)
--------------------	-----------

✓ 中国学生英语学习中的文化适应	黄晓红 (251)
------------------------	-----------

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失误与外语教学	鲁京明 (261)
------------------------	-----------

俄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	徐 琪 (273)
------------------	-----------

现代语言学的研究历程

——兼论语言与社会、文化的研究

连淑能

从事语言教学与研究的人，很有必要对现代语言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作一番简要的回顾与展望，这样才能知道自己在这一领域中所处的方位，明确努力的方向，以跟上语言学学科发展的步伐。

一、现代语言学的开始

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 (F. de Saussure, 1857—1913)。他的名著《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enerale, 1916) 所提出的语言学说，是语言学史上“哥白尼式的革命”，对现代语言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现代语言学的各种流派，都在不同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索绪尔语言学说的影响。

索绪尔的学说对现代语言学最大的影响是强调语言的结构系统性、共时性和共性。他把语言现象区分为言语活动 (langage)、言语 (parole) 和语言 (langue)。言语活动是多方面的、性质复杂的，包含着物理、生理和心理几个领域，也属于个人的领域和社会的领域；言语属于个人，是具体的；语言属于全社会，是抽象的。他还把语言现象区分为历时的 (diachronic) 和共时的 (synchronic)。历时语言学研究历史上

的语言演变 (change); 共时语言学研究语言在某一发展阶段的情况 (state), 把语言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索绪尔还区分了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内部语言学研究语言系统的本身, 外部语言学把语言与人类、社会、民族、文化等联系起来研究。用现代的术语来说, 前者是微观语言学, 后者则是宏观语言学。在索绪尔之前, 历史比较语言学 (comparative-historical linguistics) 宣称只有研究语言历史的语言学才是科学, 其他的研究都不是科学。索绪尔把语言看作是由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组成的结构系统, 这是语言学的一场革命。它不仅比历史比较语言学强调历时的、规定性的 (prescriptive) 研究前进了一大步, 而且“为语言研究的新方向提供了理论基础”^①。这个“语言研究的新方向”, 就是现代语言学。

索绪尔区分了语言的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 这对当代语言学研究仍有重大意义, 但他强调把外部要素排除出去, 语言学只能研究语言的内部要素, 主张“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②。他的目的是要使语言学摆脱对其他学科的依赖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是纯语言学的观点。

索绪尔之后的半个世纪, 现代语言学的主要方向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语言结构。语言学者对语言内部系统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 结构主义语言学表现得尤为明显, 但对外部语言学的研究却相对显得十分薄弱, 语言研究的路子越走越狭窄了。吕叔湘在《语言研究》创刊号的题词中指出:

① L. Bloomfield, *Classical Weekly*, 1922, 142—143.

② 索绪尔著, 高名凯译, 《普通语言学教程》, 商务印书馆, 1980年, 第323页。

“语言的研究不应局限于语言本身，也要研究人们怎样使用语言，研究语言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近半个世纪，国外语言学界对“外部语言学”的研究已逐步深入。

二、国外语言学研究概况

自从1916年索绪尔开创了现代语言学以来，国际上出现了以美国语言学的发展历程为代表的三大研究高峰期：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以及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在这期间，一些注重语言运用的新兴学科，如功能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学等已越来越受到语言学者的重视。

1. 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

索绪尔关于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的理论导致了欧美结构主义 (structuralism) 的诞生与发展。从30年代至50年代，结构主义产生了三个学派，即以特鲁别茨柯依 (N. Trubetzkoy) 为代表的布拉格学派，以叶尔姆斯列夫 (L. Hjelmslev) 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和以布龙菲尔德 (L. Bloomfield) 为代表的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其中以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影响最大，因而结构主义也称为美国描写语言学 (descriptive linguistics)。布龙菲尔德被人奉为“美国语言学家之首”，视为“美国语言学中的牛顿”。他在1933年发表了代表作《语言论》(Language)，主张语言学要客观地、系统地描写可以观察到的语言素材，从而揭示语言的系统，以区别于20世纪以前传统语言学的历时性和规定性研究。他的学说建立在行为主义 (behaviorism) 和经验主义 (empiricism) 的基础上，面向语言材料 (data-oriented)，根据所收集到的语料，整理、分析语言结构的表层现象，描写、归纳语言的

表层结构，重在形式描写，因而称为描写语言学。美国描写语言学的语言分析方法十分复杂，大体可以归纳为四种：①分布分析法 (distribution)；②替换分析法 (substitution)；③对比分析法 (contrast)；④直接成分分析法 (immediate constituent)。

布龙菲尔德去世以后，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出现了两个支派。一是以兰姆 (S. M. Lamb) 为代表的耶鲁派，其语法理论称为“层次语法” (stratificational grammar)，形成于 60 年代，主张把语言看作是一个纯粹由各种关系组成的网络，这一网络一方面与思想概念相连，另一方面与语音实体相连，其间存在着若干层次。二是以派克 (K. L. Pike) 为代表的密执安派，其语法理论称为“法位学” (tagmemics)，也形成于 60 年代，主张把语言作为人类的一种行为加以分析。

布龙菲尔德为使语言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奋斗了一生。语言学不再依附于其他学科，它有其研究的目的、对象和方法。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因此而变得少了，研究的路子也越来越窄。到了 1957 年，终于在美国语言学界爆发了一场“乔姆斯基革命”。这是对美国结构主义的猛烈冲击。

2. 转换生成语法理论

1957 年，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 (N. Chomsky) 发表了名著《句法结构》 (Syntactic Structures)，标志着乔姆斯基革命 (Chomskyan Revolution) 的开始。1965 年，他又发表了名著《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提出了“标准理论” (standard theory)，此后，又几度局部修正了自己的理论。乔姆斯基一系列的论著提出了转换生成语法理论 (transformational-generative grammar，简称 TG)。根据这种理论，语言结构分为深层结构 (deep

structure) 和表层结构 (surface structure)。语言学者的任务是揭示从深层结构到表层结构的转换 (transformation), 探讨人的语言能力 (linguistic competence)。语言能力是人类天赋的、内在的能力, 也是理解和生成新的、“合乎语法的”句子的能力。语言分析的目的必须是发现人的这种内在能力中具有普遍性的规则, 并用有限的规则生成无限的句子。

乔姆斯基的学说突破了布龙菲尔德的描写语言学的框框, 为语言研究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途径, 这无疑是一场革命。描写语言学基于经验主义, 面向具体的语言材料, 采用归纳的方法分析语言结构的表层现象, 着眼于描写语言行为 (performance); 转换生成语法理论基于理性主义, 重视理论和语言的普遍规律, 采用演绎的方法对深层结构的生成及其转换为表层结构制定一系列的规则, 注重于解释语言能力 (competence)。乔姆斯基的学说在国际语言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新的理论和学派不断涌现, 现代语言学研究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

3. 功能语言学等一批新兴学科的产生

无论是布龙菲尔德还是乔姆斯基, 以及他们的相关理论,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即着重于研究语言的内部系统。这仍然没有突破索绪尔把语言看作是单一的独立系统的框架: “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他们研究的对象是从音位到句子的层级系统, 一般不超出句子的范围。但是, 人们在运用语言时, 总是在一定的环境中把句子组成话语来进行交际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交际的需要, 语言学者越来越感到仅仅研究句子的形式和结构是不够的; 语言作为人们交际的工具, 还必须研究人们如何运用语言。于是, 有的学者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语言功能, 如美

国库诺 (Susumu Kuno) 等人提出的“功能句法”(functional syntax), 着重研究语言的交际功能。法国语言学家马丁内 (A. Martinet) 发表了《语言功能观》(A Functional View of Language, 1962)、《功能句法研究》(Studies in Functional Syntax, 1975) 等著作, 主张语言研究要以功能作为基本依据, 认为“交际功能是语言的基本功能”。以他为代表的功能语言学派是欧洲最有影响的学派之一。

符号学 (semiotics) 系统地研究语言符号 (sign) 和非语言符号。许多学派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语言学的角度对交际符号 (symbols of communication) 进行分析。莫里斯 (C. W. Morris) 和卡纳普 (R. Carnap) 总结了语言符号的逻辑—哲学研究法, 认为符号学包括三个分支: ①语用学 (pragmatics), 研究人们如何运用语言符号进行交际, 即符号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 ②语义学 (semantics), 研究符号与符号所指的事物之间的关系; ③符号关系学 (syntactics), 研究符号之间的关系。

篇章语言学 (text linguistics) 是一门与语用学并行发展起来的学科, 其研究对象是连贯性话语。它研究话语的产生、理解及模式等问题, 包括三个分支: ①篇章语用学, 研究构成篇章的外部因素, 如目的性、情境等; ②篇章语义学, 研究语义接应、篇章主题等; ③篇章语法学, 研究形式接应等。②、③分析篇章的内部因素。在美国, 对连贯性话语的研究一般称为“话语分析” (discourse analysis), 主要从语用的角度研究。

系统语法 (systemic grammar) 是英国语言学家韩礼德 (M. A. K. Halliday) 发展了伦敦学派的创始人弗斯 (J. R. Firth) 的理论而创立的。韩礼德主张从社会的角度而不是从

心理的角度来研究语言，旨在揭示语言的社会功能。

从以上的趋势看来，句子结构的研究已扩大到超出句子范围的话语结构研究，结构形式的研究已深入到结构形式内部的语义研究，结构本身的研究已扩大到结构运用的研究。但这些仍然属于微观研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语言研究开始冲破其自身设置的框框，与日益发达的其他学科相结合，出现了宏观研究的高峰期。

4. 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相结合：跨学科的研究和边缘学科的建立

世界上没有孤立的学科。语言学是最接近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之一，其特点决定它同众多的学科有联系，而与其他社会科学的联系是传统的。随着语言研究的深入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只围绕语言系统的研究是不能全面认识语言的，只有把它同其他学科联系起来研究，才能更正确、更深刻地认识语言，才能更充分地发挥语言的作用。近40年来，有关学者利用语言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把语言与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结合起来，建立或发展了一系列边缘学科，如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数理语言学、计算语言学、人类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学等。开展跨学科的横向研究，使语言学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语言学已不再是封闭的、孤立的、经院式的学科，而是开放的、多元的、富有时代特色的领先学科。

心理语言学 (psycholinguistics) 运用语言学与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人们掌握语言和使用语言的心理过程，产生于50年代初。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通过观察和实验，试图从知觉、记忆、智力、动机等方面解释各种语言现象，研究的主要课题有：①言语的发生，即说话人从确定要说的话到

发出声音的心理过程；②言语的理解，即听话人从感知声音到分析句子结构和释义的心理过程；③语言的掌握，即从不会说话到会说话的整个过程；④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即怎样通过语言认识客观事物，不同的语言会不会影响人们对外界的认识等。这一学科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奥苏古德 (C. E. Osgood)、乔姆斯基和米勒 (G. A. Miller)，瑞士的皮亚杰 (J. Piaget) 等。

神经语言学 (neurolinguistics) 是 70 年代从心理语言学发展出来的一个新分支。它研究语言与大脑的关系，研究大脑如何生成语言，对言语发生、言语理解和言语交际进行神经心理分析。科学家们已发现大脑左半球的某些区域主管人的语言能力。

数理语言学 (mathematical linguistics) 运用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来研究语言现象，建立于 50 年代中期。这门学科使语言学与现代数学、计算机科学、控制论、人工智能等学科联系起来，逐步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它有两个分支，一是统计语言学 (statistical linguistics)，采用概率论、数理统计和信息论方法来研究语言成分的出现概率和频率，为自然语言的机器处理提供数据，也为语言教学提供参考。词汇统计的结果表明：最常用的 2000 个词在英语里的覆盖率为 78%，在俄语里为 80%。二是代数语言学 (algebraic linguistics)，采用集合论、数理逻辑和算法理论等离散数学的方法来研究语言的数学模型，建立语言模型理论，为自然语言的信息处理提供理论基础，探讨自然语言自动处理的方法和理论。数理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已广泛地应用于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通讯理论、大脑神经科学等领域。

计算语言学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把语言学与计算

机科学结合起来，利用计算机技术研究语言文字，其成果也已广泛地应用于机器翻译、情报检索、风格研究、词典编制、编辑出版、语言测试、语言文字信息处理、计算机辅助教学等。

人类语言学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亦称语言人类学 (linguistic anthropology)，指用人类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语言。早期的人类语言学主要从语言角度提供文化发生发展的必要材料，尤其是提供没有文字或文字不完善的族群人类学以必要的材料。^①美洲印第安民族没有文字，当时美国学术界为了研究其社会和文化，必须从研究其语言入手。本世纪初，美国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鲍阿斯 (F. Boas) 和他的两个学生萨丕尔 (E. Sapir)、克鲁伯 (A. Kroeber) 以及萨丕尔的学生沃尔夫 (B. Whorf) 致力于实地调查美洲印第安人的语言和文化，创立了这门学科。1911 年，鲍阿斯在为《美洲印第安语手册》(Handbook of American Indian Languages) 写的序言中认为：“从实用的和理论的观点看来，语言研究应当看成民族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一个分支。因为，一方面，如果没有语言的实际知识就不能获得对民族学的深透的了解；另一方面，人类语言体现的基本概念在性质上跟民族学的现象并无明显的差别；此外，还因为语言的特殊性质明显地反映了世界上各种人的观点和习俗。”鲍阿斯把语言看作是民族学的一个分支，标志着人类语言学的开始，也揭开了美国语言学的序幕。早期的人类语言学主要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去研究没有书写系统和文字传统的语言集团的语言，50 年代以后有较大发展。这门学科把语言学与人类学结合起来，研究语

① 参见 Harry Hoijer, “人类语言学”, 《国外语言学资料》, 1963 年第 2 期。

言结构及其变化与人类文化结构的关系。现代人类文化语言学(ethnolinguistics)从语言材料研究与现代人类学相关的文化现象。人类语言学家都强调:语言和它的社会环境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必须把语言学看作是一门社会科学。

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继承了人类语言学的传统,联系社会文化、民族、环境、地理等因素进行语言研究。这门学科建立于60年代,近30多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它的兴起是对乔姆斯基唯理语言学的挑战,是微观研究进入宏观研究的飞跃,在语言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吕叔湘把它称为“语言学的又一次解放”^①,其研究至今方兴未艾。

社会语言学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语言和社会的关系。它从不同的社会因素去考察语言,研究在不同社会条件下产生的语言变异,研究社会与语言之间的共变现象。它的研究重点是语言的使用规则,即人们在不同的社交场合如何使用不同的语言,对语言交际颇有意义。

宏观社会语言学派以美国费希曼(J. A. Fishman)为代表,主要研究双语和多语交际、双语和多语教育、语言政策、语言规划、语言规范化和非规范化(如洋泾浜语)、标准语的选择、语言的相互接触和相互影响等问题;微观社会语言学派以美国拉波夫(W. Labov)为代表,主要研究各种具体的语言问题,如语言和社会、社会阶层、民族、种族集团、环境、地理、性别等的关系。以美国语言学家海姆斯(D. Hymes)为代表的人类学派,提出“言语民族学”(ethnography of speaking)和“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的概念,研究不同民族的语言交际模式。70年代,苏联维列夏

^① 吕叔湘,“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读书》,1980年第4期。